复旦金婚伉俪：从风华年少到鬓染霜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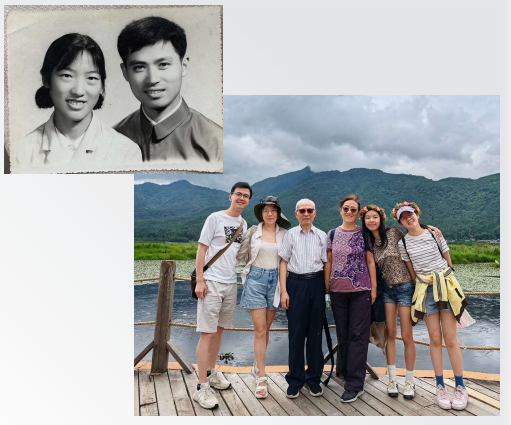
岁岁秋深，风染清光；凝眸忆往，相伴悠长。

重阳节前夕，复旦大学敬老节庆祝大会温情启幕，复旦金婚伉俪并肩赴约。

在这清秋时节，让我们走近其中四对共度半生的爱人，听他们讲述半世纪相伴往事，感受深情在岁月流转里的温润绵长。



陈绍亮、许兰文



方家驹、陈玉珏



浦兴祖、吴丽妹



谢应平、陈富英

一盏灯，两个人

浦兴祖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

吴丽妹 图书馆 副研究馆员

初夏，复旦广播台的楼上，年轻的声音穿过小小的房间。

浦兴祖在1964年考入复旦，成为我国首批国际政治学本科生之一。在校期间，他经人介绍，担任广播台业余编辑。毕业后，他先是留校在广播台做专职人员，继而到学校宣传部门做干事。

吴丽妹是上海姑娘。1968年，她在高中毕业后前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，几年后作为工农兵学员被选送进复旦化学系，业余参加广播台的采访工作。起初，两人就是工作关系，各忙各的。后来，吴丽妹也毕业留校了。经广播台的年轻同事牵线，两个岁近三十的大青年才认真打量起对方。一个相对沉稳，一个十分爽利，同在一校，见面方便，情愫就这样悄悄落定。

1976年4月9日，他们去登记结婚。5月1日劳动节，没有婚纱，没有酒席，他们只把双方亲属请来，围坐一桌吃了顿饭，就算成了家。婚后的日子，朴素得像一粥一饭。两人月工资加起来只有105元，住在复旦第五宿舍12.8平方米的旧屋里，与楼上一家合用厨卫。为省电，屋内只点一盏9瓦的小日光灯，来了客人才舍得换成36瓦的大灯。那一点淡淡的光，照着两颗相连的心，在柴米油盐、上班下班里过日子。

真正的转折，始于夫妻俩的一次慎重“决策”：浦兴祖申请获准从宣传部回到系里，一头扎进刚恢复的政治学专业。

一开始，他不敢贸然上讲台，在恩师的指引下，他先校内旁听、再北上进修。经过打磨，他开出“西方政治学说史”课程，并在国内首创了“当代中国政治制度”课程。数年后，其牵头出版的首部同名著作在国内外发行，获市学术成果奖、全国教材奖；其领衔推进的“当代中国政治制度”先后获评校、市、国家级精品课程，本人则被评为“上海市高校教学名师”。

主动扛起绝大部分家务的同时，吴丽妹先到复旦二附中教化学，后因声带长了息肉，在手术后转去了学校图书馆工作。她的每一次转身，都让出一点光，照向他的书桌。

32年里，他们搬过五次家，从一间房到一间半，到大一间半，到两间房，到小三房一厅，再到三房二厅。每次搬家，全家都欢喜得很。浦兴祖后来把五处老房子的模样都拍了下来，给后辈看。——那是他们一步一步走来的路，也是灯火一盏一盏变亮的见证。“我们这个家是‘发展中国家里的发展中家庭’，”他们说，“只要努力，日子总会越过越好。”

50年过去，两鬓染霜。我们问浦兴祖有什么想说的，他讷讷地对老伴讲：“我这一辈子，习惯了被你照料。”吴丽妹则笑着说：“是你一直包容着我的急脾气。”

“找对了婚姻的另一半，幸福一生”

方家驹 复旦大学复旦学院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员

陈玉珏 虹口区商业服务公司 助理会计师

“找对了婚姻的另一半，幸福一生。”方家驹在金婚这天这样说。

他的妻子陈玉珏是四川北路麦丰里时的邻家小妹妹，两家隔着一条弄堂，门窗相对，彼此知根知底。1967年，他突然发现年仅16岁的陈玉珏已成了当家人：父母都是中学教师，作为女儿，她把一家人的吃穿打理得井井有条。于是，他开始了长达10年的追求，于1976年修成正果，次年女儿降生。

1978年以后，方家驹在学校的工作任务快速增加，天天早出晚归，陈玉珏便承担起了大部分家务。“她的聪明和努力，支撑我很好地完成了学校里的工作，并保持了健康。”他说。

留校工作36年半，方家驹历经8个岗位，曾在教务处参与创办基地班和课程教材建设等工作，1999年被学校评为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员。

退休后，他一直返聘至2012年，同时兼任了七年的复旦学院专职导师，并为新生开设“成才之路”“学在复旦”等讲座…… 陈玉珏也有自己的生活，她参加复旦老年大学的钢琴班和水彩画班，每日弹琴作画，热衷游泳。

年轻时，一追就是10年；转眼间，两人已经携手走过半个世纪。从弄堂对面的两扇窗，到今天相伴半生，两个人早已把当年的“知根知底”，过成了今日的“相濡以沫”。

“这辈子碰到你，值了”

陈绍亮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

许兰文 复旦大学动物实验中心教授

许兰文与陈绍亮相识于1963年。那年，他们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，系同班同学，并同为班干部。

二人的第一次见面，是在新生报到的班干部会议上。“他那时上身穿一件白衬衫，脚穿白跑鞋，人很清瘦，站在那儿挺阳光的。”许多年过去，许兰文还记得那个画面。

许兰文性格外向，有什么说什么。陈绍亮恰好相反，话不多，谦虚、低调。两人就这样渐渐熟悉起来。那些年月，求学、工作和生活都几经辗转，直到1976年，他们才结婚。

改革开放以后，日子慢慢安定下来。

1978年，研究生招生恢复，那时许兰文的孩子才一岁多，同学劝她考研究生，她咬咬牙，把孩子托给朋友，突击三个月、五门课，终于考了进去。丈夫陈绍亮原先学的是俄语，考研时却要改考英语。他一面自学，一面应考，一次英文课也没上过，却把英语啃了下来。

两人不但是夫妻，更是科研搭档。读研时，孩子尚小，等孩子夜里睡熟，他们才悄悄从家中溜到实验室，在夜深人静时换药、做动物实验、处理标本。女儿三四年级时写作文，写道“晚上醒来，爸爸妈妈都不见了，原来他们去做实验了”，老师在旁批了一句“你有这样的爸爸妈妈真自豪”。

多年下来，两人一起搞科研，合著科普书，承担并完成了卫生部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科研项目，是彼此最默契的搭档。

同时，他们也尽心尽力照顾好长辈。老人生病卧床，他们在家中担负起静脉输液、插导尿管、插鼻饲管、换氧气袋、吸痰、为老人翻身擦身等工作。耳濡目染下，年幼的女儿也主动参与关心照顾老人。“所以说，我们是承上启下的一代。”

退休后，许兰文仍然忙碌。她爱旅游，与老伴背起相机踏遍五大洲、走过六十几个国家，只有南北极还没去。“能够跑的时候，要及时跑。”她说。

最近，许兰文摔了一跤，躺了大半年。从前连菜场都不去的陈绍亮，如今把家务全包了下来。买个西瓜，他也一定把中间最甜的那块挖给她。用许兰文的话说：“他是用行动来表现的。”陈绍亮倒觉得这事不值一提：“我连化学实验都会做，烧顿饭算什么。”

回望50年，许兰文最欣赏丈夫的毅力和正直。谈到许兰文的优点，陈绍亮认真想了想，只回了一句：“热情善良。”接着，他停顿了一下，握住老伴的手，说道：“这辈子碰到你，值了。”

我即是你，两两相扶

谢应平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高级教师、上海市特级校长

陈富英 上海铁路局材料总厂业务员

谢应平与陈富英的缘分，始于崇明的咸涩海风。

上世纪60年代末，大批青年奔赴崇明前哨农场，谢应平和陈富英便是在这里相遇。

寒冬，潮水退去的滩涂上，人人赤脚劳作。繁重农活耗光了全部力气，谢应平“饭量惊人”，一顿就要吃下一斤多米饭，陈富英便把自己省下来的饭票默默让给他。有一年，经过两次献血，谢应平身体虚弱，陈富英悄悄帮他拆洗厚重的被子。“困难时的恩情，是终身难忘的！”谢应平如是说。

后来，谢应平被选拔为教师，走进校园；陈富英则调至上海铁路物资部门。两地分隔，却没有剪断牵挂。1976年，他们携手步入婚姻。

不久，高考恢复，谢应平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。彼时，他们的孩子尚且年幼，他一头扎进学业，处理家中琐事和照料孩子的担子便落在陈富英肩头。之后，谢应平进入复旦附中工作，后来又远赴西藏支教，每一次都是陈富英扛起家庭的一切。

这些年，谢应平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，备课、教研、处理学校事务，常常忙至深夜，陈富英就在一旁陪他。“她孝顺长辈，待人宽厚，把大家庭的关系打理得和睦温厚。”提到爱人，谢应平满怀爱意与感激。

岁月流转，他们之间偶有争执磕碰，却始终懂得互相体谅。闲暇时，他们相伴出行，去过金色大厅聆听音乐会，踏过许多壮美山河；退休后，二人每日一同出门买菜散步，边走边闲话日常。

在他们看来，保持爱意的秘诀很简单，无非“信任”二字。正如他们所说，婚姻从不是两个完美的人相遇，而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彼此支撑，彼此成全，在人间烟火里走过一生。

文/本报实习记者 樊啓海潮 傅张帆

《复旦》编辑部出版 主编：陆柳 地址：上海市邯郸路220号 电话：65642617 邮编：200433 排印：上海立奇图文设计制作有限公司（虹口区三门路763号2楼） 免费赠阅